

在一个爱情几近消亡的时代，我们寻找爱情。

由一只信鸽引发的微妙情感，凭借心灵的名义，超越了此岸与彼岸的语言障碍。

她无法言传，只能留下影像，还有文字。

——电影《香气》原著小说

王
斌
著

香 气

作家出版社



王斌 著

香气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气/王斌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8

ISBN 978 - 7 - 5063 - 7373 - 9

I. ①香…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4145 号

香 气

作 者: 王 斌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63 千

印 张: 6.37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373 - 9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序幕 外滩的黄昏 · 1

一 意外造访的“不速之客” · 3

二 朱俐与她的朋友们 · 10

三 一封神秘的信笺 · 15

四 规定的约誓 · 20

五 朱俐的心事 · 29

六 来自东瀛的神秘男人 · 37

七 朱俐与淳一 · 51

八 疯狂的都市之夜 · 72

九 寂静的夜晚 · 84

十 闲散的一天 · 92

十一 朱俐的性格 · 108

十二 请与我同行 · 117

十三 朱俐与史大可 · 124

十四 守护爱情 · 130

十五 为什么没有幸福的感觉? · 138

十六 神奇的广告创意 · 147

十七 朱俐与淳一的内心隐忧 · 155

十八 没有兑现的聚会 · 166

十九 五轮真弓的歌声 · 179

二十 最后的告别 · 188

二十一 天使归来 · 197



序幕

外滩的黄昏

黄昏，西斜的夕阳宛如一枚巨大的橘子，悠然地悬挂在高远的朦胧中，给喧嚣的外滩洒染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向晚的时分，外滩亦有了一种赏心悦目的颜色，一切都宛如梦中，一切都是那样迷蒙和安详，一如一首抒怀的长诗。

如果从高处看去，很像是在透过滤色镜俯瞰到的人流与街景。那宽敞的，沿着滔滔江水蜿蜒铺展开来的外滩，在沉落的夕阳之下，显得格外迷人。

外滩嘈杂密集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旅行团在参观外滩，前面是一个举着小红旗的领队，她很年轻，不时地招呼着紧随着她的东张西望的队伍，人群中的人都操持着日语在兴奋地交流着，可是夹杂在他们中间的一位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孩儿似乎显得心不在焉，眉宇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和哀伤。

没一会儿，她离开了她的队伍，一个人来到了外滩的大坝前，痴迷地遥望着江水，眼中似有泪光在闪动。她静静地站立了一会儿，微闭着眼睛，像是在默祷着什么，随后，从她拎着的小手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只白色的信鸽，一只漂亮可爱的信鸽，在黄昏光线的映照下被染上一道金菊一般的颜色，泛出耀眼的彩虹般的光芒。

她抚摸着信鸽，低下头似乎在向它轻声地诉说着什么。信鸽唇上有一对十分好看的红瘤。这是一只神采奕奕的信鸽。信鸽偏过它的小脑袋，似乎在认真地倾听着主人的诉说，然后昂起了脖

子，一对可爱清亮的眼睛看定了主人，“咕咕咕”地啾啾着，宛如在恭敬地回答她主人问话。

女孩儿这时已然泪流满面了。她将信鸽轻轻地托举起来，贴上了自己的脸颊，她就这样静静地待了一会儿，似有一丝恋恋不舍，脸上竟划过了一丝哀伤，然后双手托住信鸽，举向蓝天，用日语喃喃低语地嘱托了一声：拜托了！

双手一振，信鸽如同闪电般地射向天空。

腾空而起的信鸽，在天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盘旋着，像是要向主人做最后的告别。

女孩儿仰脸望着它，向融化在晚霞中的信鸽，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像一座雕塑般地凝定在上海滩上。周围人流如织，熙来攘往，没有人注意到她，而她，也仿佛置身在了另一个世界中——只有她独自一人，和那只在天空中盘旋着的迟迟不舍离去的鸽子。

女孩儿的深切鞠躬，像是对信鸽发出了一道无声的命令，它旋过了最后一道圆圈，一声嘹亮的鸽哨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然后做出一个俯冲的姿势，向地面射来，在女孩儿的面前，再转过一个小弯，奋然拉起，闪电般飞远了，越来越远……最终融化在了水天一色之中。

女孩儿昂起了脸，久久地仰望着，几行清泪无声地夺眶而出。



—

意外造访的“不速之客”

清晨的上海，薄雾淡淡地缭绕着，昨日的傍晚，刚下过了一场潇潇的小雨，地面是潮湿的，泛出一道清光，一个静谧而又富有诗意的城市正在从沉睡中醒来，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起，清洁明亮的街道上已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悠闲走过，不时地有几辆汽车划过沾满雨迹的马路，溅起了两翼的水线。这是笼罩在初春暖意中的上海，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又泛出了嫩绿的新芽，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湿润的清新和恬谧。

透过树叶的间隙，可以看到一排排殖民时代留下的上海小洋楼，它们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无声地矗立在绿荫的覆盖之中，由于年代久远，小洋楼已在日久天长的侵蚀中泄露出岁月的痕迹和秘密，宛如一个遥远的梦境。

钢琴声隐约传来，像是肖邦的钢琴奏鸣曲，委婉、舒展而又欢快。我们的视线可以从上海的街道摇过，又掠过梧桐树的枝枝杈杈和宽大的叶片，缓缓地靠近了一幢小洋楼。小洋楼的造型是别致的，它有太强烈的殖民时代的气息，一望而知，那意味着一个遥远的年代，但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墙体立面业已驳剥脱落，显露出了它曾经历过的沧桑岁月。

楼体并不高，但显得很规整，一望而知当年的设计者匠心独具，亦属久远的上海滩上的繁华一梦。在小洋楼的楼顶上，有一个凸显的小阁楼，像是一位调皮的顽童在洋楼的屋檐边上随意搭出的一个为了供捉迷藏玩耍的密室，因此它独具风味，恍惚间像

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幻的浪漫想象。

电话铃隐隐传出，乍听上去有些依稀和遥远，但渐渐近了，更近了。

在电话铃声的引领之下，我们仿佛穿越了一排排茂密的梧桐树叶，穿越一排排像士兵一般排列整齐的小洋楼，贴近我们这个故事要发生的那幢兀自矗立的小楼，再穿过阁楼的小窗，我们长驱直入了……

电话座机催命般地响着，不依不饶。

电话铃声持续地急促地响着，一个女孩，正蜷缩在床上熟睡。睡得很甜蜜。她侧身躺着。

电话铃声仍在固执地响起，一声紧似一声。

蒙眬中，女孩恍恍惚惚睁开了眼，胡乱地伸手抓了一把电话，抓空了。电话在另一头，铃声还在对她持续地轰炸着，她极不情愿地睁开了眼，极不耐烦地爬过去拿起了电话，电话里随即传出一个浑浊的男人的声音，声音很大，听得出他的焦躁和恼怒，几乎有些歇斯底里了，女孩儿突然怒吼了一声：

你有病哪！

女孩儿叫朱俐。她将电话狠狠地甩下了。她的确生气了。当电话铃声又一次固执地响起时，她气急败坏地将电话线拔了下来。铃声戛然而止。她的目光恨恨地看着现在哑然无声的电话，仿佛在说：哼，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终于可以安心地继续睡了，起码她是这么认为的。她躺下了，先仰面“挺”了一会儿，可能感到还不舒服，又侧过身，蜷缩成一团，此时她就像只十分听话的波斯猫。

片刻的宁静。

手机又响起了，那是一首抒情的歌曲，一声高过一声，仿佛是一道突降的命令，催促着主人的接听。烦死了。朱俐先是捂住耳朵，可还是无法挡住铃声旋律的一再侵扰，只好无奈地坐了起



来，伸手去够放在床头的手包，伸出几次手，没够着，她实在不想睁开眼睛，胡乱地摸索着，还是没找着，只好睁大了眼睛，拿过她的手包，伸手进去胡乱翻找着。

没有。那个捣蛋的铃声也不像是从那里发出的，这可以肯定，她这才不情愿地下了床，走到沙发边，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还在固执地鸣叫的手机，那个平时在她听来浪漫而又动人的旋律现在听来更像是令人厌烦的噪音，她将它恨恨地关掉了。

又安静了。她又叉着腰待了一会儿，好像生怕那个搅得她不得安宁的声音会再次突然响起。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屋子里无声无息了。

这才坐回到床边，没有再躺下，只是无神地呆坐着。显然，她被彻底地吵醒，无法再入睡了，这让她的情绪十分沮丧，她只要睡不好觉就会显得情绪烦躁。

她仰身斜倒在床边，环视着自己的房间。仿佛这突然降临的宁静又让她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情绪。她摇了摇头，想重新召唤姗姗而来的动静，而她现在渴望在这“动静”中获得一种解脱。

可是没有。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宁静，悄无声息。

这才明白，自己的内心正在被一种羞辱般的痛苦啃噬着。已经折磨她好几天的失眠已让她神情憔悴，昨晚，她是服用安眠药才强迫自己入睡的。她真的是睡迷糊了。可是那个恬不知耻的电话又将她从沉睡中惊醒，她不用看号码也知道那是谁的电话。还用说是谁吗？她不想再看见或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更别说接他的电话了。此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才是这场爱情游戏的主宰者，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将那个男人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一切都会在自己有效的操控之下。

可是，她错了。

她发现自己这次败得很惨，惨到了她甚至在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爱的能力。

从床头抄过一本书，随手翻了两页，想以此来打消在脑子萦

绕不去的杂念，可是无济于事，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那些黑色的字体就像是着了魔法似的，一个劲地在她眼前闪烁跳动着。她知道书是看不成了，一生气，将那本书狠狠地抛在了地上。

不幸坠落的书，像块滑雪板似的顺着她的劲力在地板上划出一道笔直的水平线，“哧溜”一声钻进挂衣柜底下不见了。

她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了几句什么，叉着腰又站起了身，来到挂衣柜前，赌气般地盯着挂衣柜的底部，像是在说：你他妈的还能藏到什么时候？给我出来！

没有动静，也不可能会有动静。没办法，只好弯下身，先用手试着进去摸索了一会儿。

好像摸着了，她有些兴奋了，起码在这一瞬间转移了她的烦躁，她将书拨拉了出来。可是一看，又气恼地将书向床头扔去——这不是她要找的那本书，是另一本。很显然，她的这一抛书动作在生活中已成惯例，否则，怎么可能会有另一本小书静静地待在挂衣柜的底部呢。

没办法，只好趴在地上，将头部贴近地面，侧过脸向底部看去。她隐隐约约地瞅见了，里面安静地趴着的不止一本书，是好几本。她自嘲地笑了，觉得这事真是有些滑稽，我说我的那么多书怎么会找不着呢？她想，可想而知，无聊时抛书成了她的一个下意识的举动，自己一点也想不起了，原来全在我的衣柜下面待着呢！

她起身拿来了一把扫帚，将扫帚把倒过来，用手杆伸进柜底，一拨拉，起码有五六本书被横扫了出来。她这才站起身，喘了一口粗气，定了定神，刚一抬头，这才发现透过穿衣镜里自己的右手还拿着那把长把的扫帚，一副滑稽的形象，与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造型一般无二。

扫帚就支撑在她的身边，她拿着它杵着地，另一只手叉着腰，一副很酷亦很滑稽的造型透过衣柜的穿衣镜反射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太可乐了，她突然傻乎乎地咧开嘴笑了起来，她对着镜



子做出了各种奇怪的表情，又拿着扫帚摆出各种不同的造型。

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她觉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好多了。

她来往窗前的书桌边上，将刚才找出的书本拍拍干净，掸去表面的灰尘，在书架上重新摆放好，再打开电脑，转身到房间的一侧——开放的厨房打开咖啡机，倒上咖啡豆，要给自己做上一杯可口的咖啡。她爱咖啡，爱到每天必须喝上几杯才过瘾，才精神抖擞，这成了她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仪式了。

咖啡机发出刺耳的噪音，她无神地看着咖啡机的运转。做好了，她拿出一个咖啡杯，接着咖啡机的小嘴，斟满咖啡，慢慢地呷了几口。

回身，在书桌前坐下了。

书桌的样式很考究，因为朱俐对书桌有一种病态的迷信，她觉得自己一辈子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书桌，而且她的生活来源无疑也跟书桌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她不愿凑合。为了这个中意的书桌，她跑遍了无数个家具城，都快绝望了，终于在一家合资厂家的经销店看到了一款欧式古典造型的书桌，正是她在冥冥中要寻找的样式。说真的，在看到它之前，她还根本不清楚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的风格的书桌呢，直到她走进那家专卖店，眼角的余光忽然被什么东西所吸引，定睛看去，眼神跟着一亮，那个书桌就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待在墙角，散发着一种静谧而又典雅的古典气息，它的沉稳和厚重正是她要寻找的气质，看到它会让她有一种心静的感觉，和说不上来的踏实感。

她毫不犹豫地将它买下了，虽然价格奇贵，但她一点也不心疼。只要自己喜欢，就是无价的。这是她的信仰。

后来朋友来她家看到了，在一阵赞美之后又询问她的价格，她说了，朋友听后直摇头：不就是一个书桌吗？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

她没有更多的解释，也不想解释。人各有所好，她想，一个东西值与不值是一个心理上的价位，这是很微妙的。所以她只是

笑着沉默不语。从此以后再有人问，她也只是以微笑应答。

电脑即刻闪出登录的MSN，一堆窗口跳出来跟她热情地打着招呼，她没理，把它们一一关掉，只是看看有没有新发来的邮件。

放下手中的咖啡，她来到窗前，顺手拉开窗帘。窗外阳光瞬间倾泻了进来，有点晃眼，她眯了眯眼睛。眼睛有些睁不开。

推开了窗户，外面的喧嚣声也随之肆意地闯将了进来。她双臂支撑在窗台上。

楼下传来小朋友的嬉闹声，她仰起脸来望了望天空，昨天刚下了一场大雨，地面还是潮湿的，但天空却是一片澄澈的湛蓝，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的味道，她眼睛微闭，似乎想让自己沉浸地享受一下。

再睁开了眼，当她试图离开窗台时，目光仿佛被瞬时定焦了，停在了一个突然发现的目标上，她眉心微蹙，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再次倚靠在窗台上，凝神看去——

是一只雪白的鸽子。小小的身子倾斜着倒在窗外斜角的屋檐上，身体却在微微地抽搐。眼神里透出一种楚楚可怜的哀伤。

她好奇，弯曲着身子伸手去够那只显然是受了伤的鸽子，没够着，还差一点。她拼命地将手臂继续往前伸，再伸，因为用劲，她的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还好，终于够着了。她可以将鸽子小心地捧在手心里了。

她慢慢地收回手，生怕惊扰了这位“不速之客”。

现在她背靠窗台站着，爱怜地打量着这只意外闯入的小客人，目光中多了一份小小的惊喜，亦有份担忧，因为她发现这个小家伙身子在微微颤抖。她抚摸着鸽子，轻轻地抚摸，好像是在悄声地安慰它——放心，我会好好照料你的。

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战栗着的鸽子身上，闪烁出一片耀眼的光斑，它睁着一双略感痛苦而又无神的眼睛，哀怜地回望着她。

她的心不禁微微一动。



她开始小心地检查它的身子，在它翅膀的侧翼，她发现了些许红色的血斑。

明白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很不幸地被人击伤了。

墙上的挂钟突然敲响了十一点整，凝神中的朱俐被钟声吓了一跳，这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约会，要迟到了。她将信鸽小心地放在窗台下的地毯上，匆忙套上一件时尚的吊带裙，一双丝袜，又冲进卫生间，快速刷上睫毛膏，上了一点淡妆，描了描眉，洒了点古驰的香水，然后在镜子前反反复复地打量了一下经过打扮的自己。

看起来还不错，眼袋上的黑影被遮掩了，人也显得精神多了。这是她的习惯，情绪再拧巴，出门见人时都要刻意地打扮一下自己，她不希望让任何人发现自己情绪的消沉，她希望在别人看来她是无忧无虑的，而且面带阳光，她甚至觉得将自己不好的情绪传染给别人，让别人分担是不道德的。

她架上了墨镜，又看了看镜中的自己，还挺精神，这可是她所需要的形象。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她返回卧室，站在原地又想了想，眼睛停留在了鸽子身上。

她在想该如何帮助它。

她拿出一个“普拉达”的纸袋，将鸽子再次捧起，小心翼翼放了进去。

她像是哄孩子似的对着鸽子说：哦，小家伙，放心，我会找到人给你疗伤的，会好的，有我在呢，你说呢？

走到门口，蹬上一双高跟鞋，开门昂首走了出去，和刚才睡眼惺忪，一脸灰暗的她，简直判若两人了。

朱俐与她的朋友们

朱俐出现在大街上，正欲伸手去拦穿梭往来的出租车，一辆“宝马”无声驶来，停在她的面前，车窗缓缓摇下。

朱俐感觉到了，脸上明显地出现了厌恶的表情。出租车一辆一辆地从她面前快速划过，没有停。

“宝马”的车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男人——孙立，他戴着一副细边的黑框眼镜，穿着灰色的西装，领带则是铁红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油光瓦亮，感觉即便是被一只小小的苍蝇一不留神爬上了，也定然是找死——因为根本站不住，便当即摔死，可见它的光滑程度。人倒是显出了几分斯文和优雅，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眼睛细眯着，瘦削的身材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柔弱。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看着朱俐。他明白朱俐知道他就站在一旁，只是故意不去搭理他，他显得有些无奈，又有些不甘，还是向前走近几步。

刚才电话中为什么那么大的火气？他说。

朱俐没搭理他，装着没听见，目光看着别处。

孙立讨了一个没趣，但仍不愿放弃。

我送送你吧？他说，表情尴尬。

朱俐看都不看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说：谢了，好像没这个必要了。

街对面来了一辆出租车，朱俐赶紧往前跑了两步，喊了一声，抬手示意。那辆车停住了，司机扭头在看她。朱俐急着要过



马路，可是路上的车辆太多了，阻挡了她的行进，她一直没法穿越。她有些急。但又毫无办法，只能在这边候着了。

孙立仍然没皮没脸地站在她边上，一时不知该向她说什么了。

马路对面的出租车在掉头，开过来，停在了朱俐的面前。

朱俐毫不犹豫地拉开车门，上车，“咣当”一声，她用劲地将车门关上了。

眼看着朱俐就要消失了，孙立终于鼓足了勇气敲了敲车窗。

朱俐稍稍犹豫一下，摇下车窗。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朱俐不耐烦地问。

呃，我，我给你买了一束鲜花，是你喜欢的那种，嘿，在我车里，我去拿来？孙立讨好地说。

你该送的人那么多，我就不必了吧。朱俐讥讽地说。

别这么说，这束花真是专门为你买的。孙立一脸诚恳。真的。他说。

哦，是吗？那好吧。朱俐脸上随即浮现出一丝调皮的表情。她想戏弄一下这位自以为是的男人。

他是朱俐的前男友。

孙立兴奋了，情不自禁地双手交叠在胸前，显得很激动：真的呀！

他原以为朱俐会断然拒绝，所以一直表现得十分小心谨慎，现在被朱俐的回答所鼓舞，脸上瞬时放出一道光彩来。好，那我去拿来，你等一会儿，嘿，就一会儿，很快。

孙立欢天喜地一溜小跑，向“宝马”跑去。朱俐坐在车里看着他的背影，恶作剧般地笑了笑，然后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一声：我们走。

出租车开始启动。孙立兴冲冲地捧着鲜花又颠颠地小跑回来，见出租正在离去，大声喊道：朱俐，花，花，你的花，你等等……

出租车擦着他的身子绝尘而去，只剩下孙立一个人孤零零地

站在马路沿上，表情难看，那束鲜花从他的胸前无声地滑落了。

在孙立背后的树荫底下，还停靠了一辆黑色的“保时捷”SUV车，发动机没有熄火。在驾驶座上坐着一位戴着宽大墨镜的男人，他嘴上叼着一根粗壮的雪茄烟，SUV的天窗是敞开的，烟雾丝丝缕缕地顺着车窗飘散了出去，很快就被小风吹得无影无踪了。他一边抽着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路这边。

由于戴着墨镜，一时还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抽烟的姿势倒显得颇酷，尽管多少有些做作，但能隐约看出他一直在观察朱俐那边的动静，随时准备伺机而动。他见朱俐的车启动了，也跟着缓缓起步。

“星巴克”咖啡厅就驻扎在繁华商场的边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咖啡厅里也坐满了人，一看便知大多是城市白领，男男女女的穿着打扮都非同凡响，谈话的姿态都是经过刻意修饰的，包括表情，一颦一笑都是那么的得体与优雅，尤其是女人。也许更多的是在进行商务性的会谈，这里的气氛适合完成这样的会谈。当然，也有不少休闲一族，他们与上班族在着装上就有着天壤之别，大多时尚，款式上亦大胆前卫，更显出个性和品位。

巨大的玻璃幕墙将咖啡厅四周包裹了起来，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坐在里面可以看见整齐排列的娑婆树影和穿梭往来的人流。外面的人当然也能看到悠游自在地坐在里面品咖啡的人，就如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乔真是一位打扮时尚，身材却如仙鹤一般的男人，甚至还显出几分阴柔的优雅。他翻看着一本男性的时尚杂志，梳理整齐的头发的顺从地贴在他的脑门上，那是一种很有设计感的发式。他对面坐着亚娜，一头如瀑布般披肩的长发，也被精心地拉直过，拉直的发丝像一根根坚硬的钢丝。她穿着入时考究，一看就是一身上等的名牌，因为质地和款式极为与众不同。她从放在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塞进嘴里，很不耐烦地望着窗外，神情焦灼。



都第几支了？我们尊敬的亚娜小姐。乔真头也没抬地问。

哟，你的眼睛倒是没闲着，看哪儿了呢？亚娜不屑地说。

“啪”的一声，打火机燃起了，是乔真，他顺手抄起打火机点着了，给亚娜递上，嬉皮笑脸地说：

当然在看你，眼睛转了一圈，除了看你，我还能看谁？

那为什么？亚娜故意跟他逗贫。

当然是因为你太靓了呗。

瞧你这张嘴，就像抹了蜜似的，难怪路菲被你拿下了，就靠这张嘴？亚娜说，继续看着窗外。

你别那么损，行吗？

那你还想要怎样？说你的魅力让我们路菲神魂颠倒？

真说不过你，我躲着你还不行吗？

那要看你喽，我无所谓，本小姐就这样。亚娜耸耸肩说。

亚娜看到朱俐从出租车上下来，向着这个方向走来，她隔着玻璃窗向朱俐招着手。乔真也向那边看了一眼。

哟，这位大小姐终于到了，不容易。乔真不阴不阳地说。

亚娜白了他一眼，没搭理他。

朱俐也看见他们了，快步向他们走来。她推开玻璃门，来到桌前。

亲爱的，都几点了？亚娜不高兴地说。

朱俐抱歉地说：不好意思，一大早起来就碰见一个“不速之客”，出门又撞上孙立，都赶一块了，对不起。

朱俐随手将“普拉达”的纸袋放在了桌上。

亚娜随即将脸上的表情转换成俏皮的样子：这究竟是“不速之客”送的呢，还是你的那位孙立？她指着“普拉达”的纸袋问。

朱俐对亚娜提起的孙立，立时呈现一脸的不屑：孙立？我和他现在没关系了。她勉强笑笑。又指着纸袋说，这就是那个一大早来拜访我的“不速之客”。

亚娜和乔真瞪大了眼睛，齐声地问：不速之客？